

「解圍？」——經濟轉型後的客家圍屋的意象轉變，以贛南圍屋為例

人文社會學系四年級 林婉綺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建築是人們遮風避雨、安身立命的居所。雖然閩粵皆有圍屋，但大眾對「客家」圍屋的印象是較為鮮明、深刻的，「圍屋」已成為客家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建築，其不僅外觀獨特，且具有豐富的精神意涵和社會功能。對我而言，「客家圍屋」構成了一種奇特的聚落方式。在傳統的村落生活裡，宗族在圍屋內形成一個經濟整體，進行著井然有序的經濟分工；圍屋也將宗族內的各個家庭聚集在一起，使得各個家庭能凝聚向心力，形成一精神共同體，集體對抗外來的威脅。然而，現今的經濟型態和生活的各個層面在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往往呈現出和以往大不相同的狀態，客家圍屋在時間的流動下還能維持原本的樣貌嗎？即使建築體可以在日新月異的技術下被保存，但圍屋內的生活是否能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一如往昔地維持傳統之姿呢？因此，我想探討的是，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圍屋內的經濟分工情形是否也受到現今資本主義經濟型態的衝擊而有了轉變？轉變後的圍屋呈現怎樣的新面貌？此外，圍屋也面臨青壯年人口外流，居住人口逐漸稀少的問題。我想知道對仍居住在圍屋內的年輕一輩的客家子孫而言，圍屋具有怎樣的意義？他們對圍屋存有的情感為何？與老一輩的人有何差異？

客家聚落的保存是客家文化延續與紮根的重要基礎。圍屋具有公平分配、防禦、團結互助、抗風抗震等多項功能，是令人驚嘆的客家先人的智慧結晶，客家圍屋在現今要如何蛻變與再生以維持其生命力是一不可忽視的議題，藉由此次參加「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的機會，我可以針對贛南圍屋做一初步觀察，去深入思考這一議題。

二、觀察成果：

所謂「圍屋」，顧名思義是四面圍合起來的房屋，其外牆既是圍屋的承重外牆，也是整座圍屋的防禦圍牆，是一種融日常居住和軍事防禦於一體的土木建築。有些學者認為，做為一種建築型態，土樓和圍龍屋，自明代產生後一直延續到今都在興建，成為一種傳統的建築文化，而贛南圍屋自明晚期產生後，到民國初年便斷然消失，導致贛南圍屋興衰的因素，與贛南的地理位置和人口遷移的歷史背景有關。地處贛江上游的贛南，是北通中原，南接嶺南，東連閩粵的交通節點，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明末清初，閩粵客家由於「生齒日繁」等因素，大量回遷入贛，造成贛南生態失衡，族群矛盾尖銳；加上三藩之亂、太平天國運動、以及民國時期的國共之爭等，都使贛南時局動盪，戰亂頻繁，這種動盪的社會局勢也反映在贛南圍屋的分布格局上。

據學者粗略統計，贛南圍屋現今尚存五百餘座，主要分佈在龍南、定南、全南、信豐、安遠和尋烏，又以龍南境內最多，而其中關西新圍、栗園圍、烏石圍和燕翼圍是最為典型的四座。在七月四日安排的行程中，我們至楊村鎮、關西鎮

和里仁鎮考察的就是這四座具代表性的圍屋。

贛南圍屋的衰微與其所處的位置以及過往時事的動盪有很大的關聯，但在過往歷史衝擊的痕跡逐漸淡化後，圍屋內的生活形式也應漸趨穩定，不過當全球化的時代來臨，中國大陸也面臨經濟轉型的考驗時，社會、經濟型態上的轉變勢必又為圍屋的形態和意涵帶來了另外一波巨大的衝擊，而這樣的衝擊使圍屋難以再發揮其最初設立的目的——防禦和聚族而居的功能。

據學者的統計資料指出，各圍屋內的戶數和居住人數都有逐年減少的趨勢，顯現出圍屋在經濟轉型後面臨的人口外流問題。圍屋在建造時多因為防禦的考量而選在人煙稀少之地，也許正因為圍屋所處位置皆不是重點發展區域，在考察時，我覺得圍屋內的生活面貌仍帶有一絲傳統的風味，居民的炊煮、衣著、用具都讓我覺得圍屋內的時空彷彿停滯著。不過我想我會有如此感受的原因也應跟我在圍屋內鮮少看到青壯年的身影有關。在圍屋考察時我幾乎只看到為了家務工作在圍屋內穿梭的老人和被老人抱著或背著的孩童，這讓我覺得圍屋內總欠缺一股活力，它的內部氣氛就像它沉重巨大的外型，被一種悶重的感覺圍繞著。這也讓我我不禁聯想，圍屋其實是一不甚通風的密閉空間，比起一般的居住空間而言，生活是較不舒適的，而這是否也是促使年輕人口外移的因素之一呢？

在考察的四座圍屋中，我對「關西新圍」的印象最為深刻，我想這與它外觀的「新意」和它散發出來的氣勢有關。關西新圍以規模宏大、保存完整而聞名，其也是贛南五百多座圍屋中建築面積最大的一座圍屋。在關西新圍內，我感受到一種不同於其他圍屋的開闊，不過同樣的是圍屋內的那一股寂靜感。在參訪關西新圍時，我有機會與一位抱著小女孩的老婆婆聊天，這樣的閒聊讓我對圍屋形態的轉變能有更進一步的體會。老婆婆跟我說，圍屋現在已經不是每一戶都有人居住，空戶越來越多了，而且圍屋內也已經沒有年輕人了，年輕人為了生計都遷到廣州、深圳等地去工作，現在圍屋內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子居住。年輕人平時忙於工作，沒有多餘的心力照顧幼小的孩子，只好將小孩託付給家鄉的父母照顧，一年之中只有過年時，年輕人才有機會返鄉一次。我不禁想問，在這樣匆忙往返之下，圍屋在這群外移的年輕人心中會具備怎樣的「故鄉」印象？我想探詢他們對圍屋的情感記憶為何，可惜在當天並沒有這樣的機會讓我追溯，只能繼續在心中想著這個疑問。不過，從老婆婆的談話內容，可以感受到老婆婆對年輕人外流的一絲無奈，手中抱著的小孩子將來長大後也會隨父母遷出，老人家在圍屋內的生活就像是等待結束。而在這些老人家去世後，圍屋是否就會成為空屋了呢？圍屋要能重現子孫滿堂的樣貌似乎已是不可能的夢想，在考察最後一棟圍屋時，看到雜草叢生、人去樓空的圍屋，我是這麼認定的。看著那一棟建築體仍然完整，但卻無人選擇繼續居住的圍屋，心中不免一陣唏噓、惋惜。

那位老婆婆也跟我說，圍屋內的老人現在仍過著自己自足的生活，他們依靠自己種植農作物來養活自己。在考察圍屋時，我注意到圍屋內時常可見玉米、辣椒和麵條等食物被擺著曝曬，由此可以知道圍屋的生活其實還是傾向封閉的，在日常的基本需求能夠被滿足的條件下，加上到外面採購需要長途的奔波，圍屋內

的居民很少會與外界交流。建築體構築起來的隔絕性雖然在時間的流逝下依稀存在，不過相較以往，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圍屋的門戶大開，讓外界的人士可以自由進出。關西圍屋在 2000 年 7 月，被江西省政府公佈為第四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 年 7 月，與燕翼圍一起被國務院公佈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社會、經濟型態轉變後，圍屋因文化保存的議題而成為觀光景點之一，這也是圍屋生活樣貌的轉折點之一，圍屋內的人除了傳統的農作之外，也有了新工作，有些居民成為管理、收票的工作人員，有些居民則在圍屋內販賣自己製做的食物或有關圍屋的簡介資料增加收入，這些都是圍屋的新樣貌。

因為考察行程的時間匆促，只能利用一天的時間走訪四座圍屋，我覺得自己只能說是瞥見圍屋一眼，還不夠有那資格可以為圍屋的形態和意義的轉變下註解。因為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做深入的觀察和訪談，我還有許多問題無法釐清，只能藉由書上的知識來解惑，而那些無法得到清楚答案的問題只能留待下一次有這樣的機會時，再去做進一步的探察。我只能說，在這一次的考察之後，就我對圍屋的印象和認知而言，圍屋似乎變成只是一個純然居住的空間，甚至只是建築體的屹立，其過往附載的意義在時間的浪潮下，已變成是文獻上的記載或古蹟文物保存的一部分。

參考資料：

萬幼楠，2006，《贛南圍屋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這張照片是在圍屋內接受我訪談的受訪者